

2011

2011 Chinese
poems selected ten
large print

中国诗歌十大民刊年选



吴谨程 主编

- 浙江·《野外》
- 广西·《自行车》
- 四川·《独立》
- 北京·《诗东西Poetry East West》
- 深圳·《中国诗坛》
- 天津·《葵诗歌作品集》
- 广东·《女子诗报》
- 北京·《太阳诗报》
- 四川·《终点》
- 重庆·《现代汉诗》

中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阿翔

装帧设计:林鸿明

书名:2011中国诗歌十大民刊年选

编者:吴谨程

出版:中国文艺出版社

HongKong Fung Nga Publishing Co.,Ltd.

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15-321号骆基中心(大厦)23楼C座

FLAT C, 23/F, LUCKY, 315-321 LOCKHART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65557188

电邮:E-mail:zgwyeb@nus.edu.sg

承印:天艺印刷店

装帧设计:晋江市伍肆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9X1194毫米 1/16

版次:2012年3月初版

定价:HKD:50元

RMB:36元

ISBN 978-988-180389-8-3

注册书籍,版权所有,未经批准,不得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 录

CONTENTS

□浙江·《野外》

- 003/ 张伟栋诗七首
005/ 胡桑诗四首
007/ 黄沙子诗三首
009/ 二十月诗一首
012/ 谷雨诗三首
014/ 楼河诗三首
016/ 江离诗五首
018/ 胡人诗一首
019/ 泉子诗四首
021/ 潘维诗三首

□广西·《自行车》

- 025/ 哑哑诗三首
027/ 铂斯诗二首
029/ 晨田诗三首
031/ 非亚诗三首
033/ 赵旭如诗二首
034/ 黄彬诗二首
035/ 贡马诗二首
036/ 胡子博诗三首
039/ 黄列云诗一首
040/ 张弓长诗二首
041/ 徐季冬诗二首

- 042/ 莫俊诗三首
043/ 周君勇诗二首

□四川·《独立》

- 047/ 吉狄兆林诗二首
049/ 发星诗三首

□北京·《诗东西 Poetry East West》

- 053/ 王小妮诗四首
055/ 孙文波诗三首
057/ 哑石诗三首
059/ 凌越诗二首
060/ 余笑忠诗二首
061/ 李少君诗二首
062/ 郑小琼诗二首
064/ 张尔诗三首
066/ 王西平诗一首
067/ 茱萸诗一首

□深圳·《中国诗坛》

- 071/ 末日丫鬻诗五首
073/ 楚雨诗五首
075/ 依尔福诗四首

- 077/ 张执浩诗五首
079/ 樊子诗二首
080/ 阿翔诗三首
082/ 聂广友诗三首
084/ 苏楷诗二首
086/ 窦凤晓诗二首
087/ 杨子诗三首

□天津·《葵诗歌作品集》

- 091/ 马非诗三首
093/ 马海轶诗二首
094/ 吕约诗三首
096/ 贾薇诗三首
099/ 韩少君诗六首
101/ 丁燕诗三首
103/ 朵渔诗四首
105/ 杨黎诗三首
106/ 宇向诗二首
108/ 王彦明诗二首
109/ 刘川诗三首
111/ 徐江诗二首
113/ 沈浩波诗二首
114/ 伊沙诗三首

□广东·《女子诗报》

- 119/ 兰雪诗二首
120/ 黄芳诗二首
122/ 唐果诗四首
124/ 晓音诗二首
126/ 周薇诗三首
128/ 艾偲木诺诗三首
129/ 黄玲君诗三首

- 131/ 安琪诗三首
132/ 燕窝诗三首
133/ 古筝诗一首
134/ 桑眉诗二首
135/ 南子诗二首
136/ 罗雨诗二首

□北京·《太阳诗报》

- 141/ 陈慧雯诗四首
143/ 傅蛰诗三首
144/ 拾柴诗五首
147/ 青小衣诗二首
148/ 冰马诗一首
149/ 泉声诗三首
151/ 迪夫诗二首
153/ 郭蕾诗二首
154/ 吕布布诗四首

□四川·《终点》

- 159/ 阿贝尔诗二首
160/ 白鹤林诗四首
162/ 丛文诗二首
163/ 范倍诗四首
165/ 胡应鹏诗三首
167/ 廖慧诗三首
169/ 杨晓芸诗三首
171/ 谭毅诗四首

□重庆·《现代汉诗》

- 177/ 魔头贝贝诗七首
180/ 余怒诗七首



□浙江·《野外》

“诗歌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再安静一些，进入内心的野外去写作……”这是一本叫《野外》的内部交流诗歌刊物的发刊词。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这样的宣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它是一群出生于1976年以后的新一代“麦田守望者”之口。《野外》已出总第9期，度过了9年多。“风雪过后，我把房屋搬到山顶”，他们选择诗歌，选择“野外”诗意地栖居，已成为他们一种生命状态。如今，“野外”已成为杭州乃至浙江新一代诗人的代表与象征。他们独立写诗，集体交流、办刊物、接待外地来的诗友，快乐而孤独。

张伟栋诗七首

友人

——纪念 M.Y

由于灵魂的奥秘，要有友人在天上看我，
她于独自的高寒中得胜。她呢？

虚脱的高寒

你睡了，卧室雕刻着山峦的倒影。
睡眠是旋转在天花板的暗夜卫星。
冰箱黑得塞满冻肉，猪心、羊腿
是脱落的视网膜，虹光蠕动着祖国的火
车站。
你比如大睁的眼睛吞下冰箱，像尘世行
军。
虚脱的高寒，略微掀开深的鸟嘴。

喜鹊

喜鹊和北京窗前的树是一体的，
从早到都在，像是窃听者，我们中间隔着
铁丝网的窗，
它们在外面读和写，我在里面读和写。
我感到我的肉在一点点地减少。它们铮

亮的尾巴在剪草。

在冬天，喜鹊会直接落到你的眼睛里。

你会在雪光中喝到一只喜鹊。

它像是种子落下来。

到处都是喜鹊，从这棵树到那棵树，黑白
的毛发到处生长，

其实它们一直藏在动物里。无声地转动
着滚轴。

失眠的夜晚，我会穿上一只熟睡的喜鹊，
它能踩住我。

裸体动物

它不得不丢失皮毛，裸露她的发声器，像
纹身的贝壳。
用她的性器看着我们，拍照，然后借给我
们动物。

品园三号楼

楼上的博士抢救他们的论文
在日里，在夜里
他们写，写

窗前浮士德被药方搞垮了
嘴里喷着火舌
手里悬着孤零零的下体

楼下的女工摸黑洗衣服
衣服水淋淋的,时间像是一个窟窿
把乡村的街道睡向单向街

黎明突然打开电脑
房间雪崩着
睡眠没有姐妹
从每个孤儿的手里采集珍珠

过 程

一开始我喜欢有限的事物:冬天的冰块
儿、铁轨、矿井
烟,两次我从肺叶中缓慢的吐出

我在世界之中寻找世界

当遗嘱和书反复论证着不值得过的生活
铁路如蛛网开进繁华的省份
我深深爱上所有事物微少的部分,爱之
中的渺茫

从我的窗户

楼群跳啊,跳
它踩着,棕榈的子宫

我怕,对面浇花的人
突然会向我的窗户叫喊

远景是:一只蝴蝶叨着工地的旗子
浴血着,云层里的雪。

胡桑诗四首

对岸

一棵树，隔着河流飘动，
另一些树折叠在沉默中。

只有风置身于自己的处境，
并规定了时间的速度。

那么，眺望是一只渴望触摸的
键盘，目光也打开了窗子。

树下的脸庞邀请我坐下来，
开始清理我眼中的粗糙。

夏天来了，但空洞犹如夜半的
公共汽车，黑暗已卸掉了愚蠢。

在沉默的边缘，河流响动，于是，
我找到了生命的限度，和流向。

反讽街

颤栗的正午，阳光畏葸于树下，
像一名持旧的乞者，露出惊异的目光，
树荫从陈旧的春天中散发出空洞，

我找到一种贫乏，神秘的秩序完整起来。

聒噪的鸟群已忘记交谈，此时，
静默显得更真实，我渴望一场风暴
袭击这条街道，揭示出它临时的欢愉，
直到春天坠入自身的否定，偶然的温度。

犹如削皮后的水果，丧失了约束，
但四处流溢的黑暗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获得无常、失败，和最终的宁静。死亡
并不是一个句号，赠礼继续站在你的桌上。

街角被命运逼迫的建筑，最终被拆毁，
我流连于它们的废墟，仿佛一个清晨
随着甜蜜的空气而来，一名思乡的奴隶
成为内在的异乡人，犹如减刑后的囚徒。

已经习惯于被困的处境了，但仍要
向内张望，索引不可见的事物，离开此地，
就是永远栖居于此地，穷尽它的可能性，
在瞬间抵达永恒，用清晰的绳子绑住混乱。

不遇

——致陆忆敏

又一次消失，又一次低声尖叫，

在正午的风中，我似乎听到一种寂静。
红色建筑，被病人阅读，就像被预约的
拒绝。这么深，黑得可以看见身体里的
血。

“我就通过透明，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
为难。”

门关着，紧闭失败，电话也沉默了，
走廊里，走动着党员，和低声喘气的希
望。
窗外，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像一场骄傲
的雪。

门帘有些邪恶，指示着可疑的空虚，仿
佛

随时可以填满。沉默的舌头，安慰过一
名诗人。

一个地址，枯萎在半路。信还在投递的
途中。

裂帛之声传来，一辆出租车拦住了我的
脚步。

一个被出租的请求，它严厉，在皮肤下
以三倍的温度沸腾。那群生动的人，影
子

清晰，等待下一个日子。未被注册的孤
独

降临到了一代人身上。可我们都不是病
人。

医院的气息如此逼真，像一张催款单，
降临在手掌，划破的手指等待愈合，
在这个国家，绝对的疼痛从未被兑现，

就像绝对的爱，总是死在傲慢的急诊间。

命 名

旅行使我变得漫长，我试图传达黑暗的时
刻，

它们却离我而去，如难产的燕子。

言辞的疾苦，毁坏了事物诞生时的快感。

小西街的瓦砾拼凑出夏天的精神分裂症。
历史再一次被推向了被告席，虚拟罪行，
我们已无法讨论未来，沮丧延伸，守着河边
的弄堂。

假日既虚伪又富足，时光喧嚣，旅馆里
充满了声音。楼道加入了失眠的行列，
我需要描述高跟鞋的空洞，以获得安慰。

可是，在废墟上，我无权诋毁盗贼的残忍，
我并没有获得更为沉默的宁静，来化解
一块石头的傲慢，吞咽的流亡者，被口水绊
住。

赋予一个名字，犹如接受一份赠礼，
失败者逐渐削弱自我，无形的经验开始获
得

一个寂静的形状。蓄满的愤怒终于稀薄。

潜行于暗夜的都市，也来到自己的边界，
与荒野面对面，才认清了速度。

我倾听浴室里的水声，等待一个清晨使我
醒来。

黄沙子诗三首

平凡生活中的钻石

我们已习惯于毫不起眼的生活,没有薄
荷
没有十月的阳光照着山核桃
以前我们没有见过多么肥沃的土地
以后也不会再见到
曾经学过的观点
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赖以
生存下去的谎言
有那么一刹那我们拒绝承认矛盾
我们站在河边,用手梳理日益稀薄的头
发
专注于手中的一枚银币和在水中
恣意豪饮的鸭子
偶尔会有一只耳朵在夜晚调整方向
对准趁着黑暗溜向南方的大雁
它们穿着银灰色制服
佩戴黄色的肩章
头顶白色的头盔,它们一声不响地
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只有翅膀刮过空气的声音降落到我们微
微张开的耳廓上

梦

我做梦
但并非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体
我聆听
但不知道死后是否会变成一块草地
我思考
但谁来制定进步的规则
我咀嚼
但雨水仍在加速
我梦见人们在草地上奔跑但光着身子
你在我对面,比一块石头还不如
我给那些亡魂写信,几乎马上就收到回
音

空腹日志

晚安,季风。晚安,公元2010年
还有你,假想中的落雪
明天我将引领一只白色大鸟
去探寻南方微暖的水域
挑选最适合的一种食物,来充实我的胃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
我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
红辣椒升起太阳,石桥上结着盐粒的霜

那一小片绿色的豌豆尖波浪
是属于我的,也属于农夫和僧侣

醋是你的故乡,烟波深处的辛酸往事
酱油酝酿了一次风暴,远没有消失

花椒粉洒落纸钱,在未知的灵堂

亲朋们来了,等着开饭,座无虚席

厨师手里的汤瓢,舀不尽滚滚长江东逝
水

说书人讲述过的人情轶事

终于迎来了枯水期
阳光下化为无忧无虑的蒸汽

国家计划就是这样,为饥肠辘辘的他们
打造的空腹日志已成为历史

二十月诗一首

司空的算法

给 JY

一

在酒中,我惶惶定心入老
不见电报哲学千年只取定量之思
你脑子里的委员会眼幕低沉
抛开看的问题却精通云的算法

一只思维动物抬眼瞧上了谁的德性
若没德性这回事则劳心者无意
我晚啄燕泥,也不会比月之明渠更妙
低谷中的轻舟有如一种当然
刚掀起一角水面就成了朴素公案

不,你在近似中暗饮晚霞以远
那平行的绝缘运动该怎么与人打点
我上行至此,弹拨着心中的司徒
看到土地隆起之后的种种外用

可谁款款情深,来应付一个程序
在牵引之城,如此多的心算如此少的心
猿
那感情用事者也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
于是设计一枚赋值,我自动欠你一个变
数

好比脑皮层抚弄电波

营造个工科,再绘劳心者的虹霓

二

你在半衰处供养着机动字母
灵魂带着工程师,也带着呼噜
叮当乱响的世界里,玉佩伴随着司空
即便两袖生风依然可以成行

我冰封的左并不足以消极治愈
你灰心时睡去,去日不断想起一幅雪景
是不断做梦想起的细雪消声
借天使团在屋檐下无限转让一个观点
在那里,司马的风格正要征服司空

它们在云层中对撞,可活化石
并不一定是活的选项,那着火的古船载
你作响

好比力士饮就了孤独篇仍不识武林
寻梅试玉之后,你在大历史中反对地热
又在波义耳的身体里沸腾

而我脑袋上箍着计算圆轴
像是环游世界时采用的新疗法
这劳什子何故宜人又要测绘天光
直到五官多有不周,信念滚动如昨

三

若说信念,心便不能为你驭空

它无须被保证就如同心灵不必无所适从
诸神的脑积水让你更爱科普
但科普又不是熊彼特，能不断租用一个
局面

这珠玑之心田校尉的边疆是否可说
我如何能将你当作额外的我
在地形多变的山区引申出一声辩护
为打开某个光明的局面
犹太人罗马人蒙古人十日云中乱谈
速溶的古象踩着舢板飞天

我致幻于此，以为人世伶仃
莫非死是信念对雾的征用
即便我有一个铁的经验需要隐藏
那朦胧中的解体仍旧是一种证成
何况我见过有用而无名的雾
也看到多山地区加速而没有目的的夜航
发烧的巴尔干确实迷恋过抽象
可空想的结尾又提前消费了美声

四

我准备搞个阅读机器来邀请你
可又担心你只是一个见识
这见识若苦于想象力，人便无语
除非官能不再在乎一种运动
仿佛那真知来自你我之外的不断紧缩

共持一相者也有世界的登革热
在那里，干邑皇帝正搂着水晶杯经历曲
变
兴许他还缺少一位光速新娘
海量中渗透着蓝色的血液，声息短促
有人说，她不过是个未确定的频谱侍女
唱着千年老虫的颂歌，等待最后的技术
变位

我砸了水墨机器，梦到海上硫磺燃烧着
石蜡之棺
你的宗教先生呼啸而过，将规模保存在
本地
却轮到魂脉先生不干了，马上抡起见识
的规模
这甚至还不是平面里的争端
近处的山雀幽鸣，某时又化作一种缺省
我的南方节节丛生，成为高空缺氧的远
东

五

人同此心，通的是数学禅
一次化险的运算正在对付你的典型
开千金方的药王，眉梢并不适应
那劳心者带来的玉佩和霍乱

我心中的乱草卧在起风的山岗
白色的球形闪电燃烧着天岗
我的焦土，郁达夫的性转移
马六甲的鳞状暖流都在调戏着司空——
土木之兴为什么总是诗？

而海岛上的民兵保卫着进化中的云
大陆架的白骨闪烁
隐约看到北方的浮冰舰队在极光上抛光

我晃荡着两肋以为闯进了粒子幕僚学派
却发现仍旧骑着葡萄在找薄荷
直到先于薄荷的清凉告诉我
城南有柳树，世界上有一棵倒生的垂柳

六

云的咕噜声里有人追求着铁艺
铜匠在加长的鹅颈中蒸馏出酒精云

我又长了一个见识可希望更渺茫

想想吧,在这电气化的雪景中
试着从电视内理解空间站的执法
你常新而你不在,就好比这天空
高产夫人和要素先生携手向前
把听的问题说的积怨都抛在了脑后

讲理的人凭勇气杀过来
在开阔的乡野,该如何犒赏那单边素食
者
这一身肉都是勉强都是人权
我变向同意你全由得有形皆坏的诡计

当心,内燃机的阵列迎风上水
我抱起一个见识如放弃一首诗
头脑中的涡轮之花搅拌着哲学王
把司士之法当成了外动力的司空

七

自然的代理人你是否还记得
大海沉降中不倦的边陲
它远得足以捕获夕阳下最富争议的图景
人围绕着大理石假以时日
或者石头滚动成风中的人柱

我往来沉沦你处理傲慢
我住在亚细亚你有冰山的脚注
那里融化的原型并不是元神的首选
谁的妙手又制造了光斑?

这景象与其弃之不用不如填海于脑
每当在海中浮冰就好比月晕增重

请凿沉我,那合并了同类肩胛骨的族群
喝下道别的新酒就请稀释掉云朵

也请你不要再惦记着那凌厉心境
达尔文们和哥白尼们就近的心灵总代理
远未结束一种幽灵般的免疫游戏

八

我记忆中最初的抵触,像是要
核算描述的最高成本——
有人想在宇宙吸尘器里制止热风
记忆靠不住的最初
有人只收脑白金,今年成为一个冲动

那神经元的脉冲并不与你比试微弱
一个以词害意的家伙说,来,让我们干
吧!
这心思悠久,朋克和共产主义都来搞电
脑

云的终端和停电之父焦虑终生
你会是那冲动吗我的依旧失容

然而紫荆丛中,我说的并非万物的空虚
圆规夫人请同心移步至月满处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处置拟人者的法庭
那里的模拟数据显示,虚空稳定
平流层界泰斗带来持续的低温

我少时常常以为石头会浮于水面
现如今直觉蹉跎,意愿已成过去
脑白金再好也好不过心慌
睡醒一觉便是无与伦比的清新死相

谷雨诗三首

白昼泛着悲伤

我从未抱怨我无法形容的匮乏：
决不听一种类似的声音，
决不受相同的痛苦和意愿。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白昼泛着悲伤。我从山上回来，带了一身
困倦、战栗、迟疑的野果
野果的腹中，隐藏流水明月的身世
——静止的波浪、破碎的月影
全部涌入我们的瞳孔。

多少年来，我们几乎延续相同的梦境
多少年来，我们依然渴望纯净的高空

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在巨型水槽中模拟出
纵横交错的岩石、瀑布、河流
和洞穴，裹着湿冷，寂静
滑向跪拜的肉体深处

——滑向词语破碎之处。

我们在时间的缝隙里饱食终日，而不臃
肿
我们沉溺于物质的臃肿，而不溃败
今晚，我与兄弟举杯对饮
酒至微醺时，高声朗诵沃伦的《爱的诞
生》。

另一个人

我醒来，耳畔充满了歌声。
我躺着，坐着，起身从一个房间走到
另一个房间。
默默数着自己的脚步，就像是要记住
我曾有过的困顿和耻辱——
推开门，仿佛掉进一座迷宫
假如我是我的替身，是另一个人
藏在晦暗不明的镜子里
提刀拦截从未见过的灰尘、树叶，和王的
女儿
但是往返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有时，闭上眼睛，以为仍在梦里——
我知道我将从一个梦跳进另一个梦

而不经任何过渡

在另一个梦中看到时间与冷漠的交错
这流逝的时光，这孤独的建筑

而我不会分身术，不会精神分析学

不能把一个我变成若干个我

比如第二、第三、第四个我

但在相反的向度里，我是另一个人

“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

失踪者

失踪的人把身体折成一片树叶，然后躲
在

白云深处，裸身而卧。

我不能指望你化身为羽毛，飘到古典的
铜镜

和阴影里。

虽然，不久之前——也许是很久以前
欲望的回声倾泻如雨

你潮湿了我的耳朵、床单，和白日梦

你沿着梦中幽闭的扶梯，轻轻走动

而我在别人的梦里翻身、哽咽

——仿佛黑暗中的一列快车——

转瞬即逝。

你知道，我不会因怯懦而大声拒绝

不会犹豫着把话说了一半，另一半掐死

在梦里

有时，转身带来诱惑

有时，转身就是无尽的冷漠、决绝

我知道，无论我如何忏悔

你都不会再回来，不会抱着落日

掉进漆黑的日子里，点燃我的灰烬和余
火。